

春帆依舊在

王孝廉



洪範文學叢書 55

春帆依舊在

王孝廉

洪範書店印行



春帆依舊在

洪範文學叢書 55

著者：王孝廉

發行人：孫致兒

出版者：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廈門街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

臺北郵局六十五三號信箱

電話：三九二七五七七・三九四六七九〇

郵政劃撥：〇一〇七四〇二——〇

印刷廠：永裕印刷廠

臺北市武昌街一六八號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五月

三版：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

法律顧問：陳長文（理律法律事務所）

臺北市敦化北路二〇一號臺塑大樓七樓

（換調回寄請誤錯訂裝損破頁缺）

定價90元

春帆依舊在

洪範文學叢書⑤王孝廉著

全貌，遊踪遍及東瀛，感慨深入歷史，以有情的筆歷數中國和日本多年的恩怨，風雲戰盤和殘月鐵蹄，與薤露思維及扶桑人情交織，道盡兩國人民的辛酸血淚和無限情蘊。

王孝廉

山東昌邑縣人，生於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早歲來臺，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留學日本國立廣島大學文學研究科，獲中國哲學博士；現任日本福岡市西南學院大學文學部國際文化學科副教授。王孝廉筆名王璇，出版有「廣陵散記」、「橘屋的書」、

目次

第一輯	三
春帆依舊在・煙霞對馬關 ——尋訪一頁歷史的辛酸路	三元
落櫻、凋菊、昭和史 曉風、殘月、蘆溝橋	四元
大悲 ——一頁被遺忘了的血淚史	五元
第二輯	七元
薤露 ——紀念渡邊泰州教授	八元
平戶千里 ——訪鄭成功的故居	九元
岩波茂雄與岩波書店 維繫之耻	一〇元

二三	無煙鹵工業的社會污染
第三輯	
二五	櫻花落盡春猶在
二六	日本文學中的中國人形像
二九	日本「惡兵」筆下的中國與中國人
二〇一	附錄
	再見南國
三五	後記

第一輯

春帆依舊在 • 煙霞對馬關

——尋訪一頁歷史的辛酸路

關門海峽對岸的春帆樓，一夜間成了世界的焦點

日本文久二年（一八六二年），豐前中津松平藩有一個醫生叫做藤野玄洋，他是一個學習荷蘭醫學的殿醫（就是藩主的醫生），後來因為當殿醫不能開業自由行醫，所以他就辭職不幹了，辭職以後他到了馬關市阿彌陀寺町開了一個診所。他所以選擇這個地方開業行醫，一方面是因為阿彌陀寺町風景絕佳，地勢據高臨下，遼闊的關門海峽可以盡收眼底，另方面是因為此地有水質很好的溫泉，病人在恢復期間可以利用此地的溫泉增加治療的效果。

藤野玄洋在他四十七歲的那年死了，他留下的妻子藤野美智不懂醫學，當然不可能繼承他的醫院，他們又沒有子女，因此醫院關門也是必然的事。

關門海峽附近一帶盛產河豚，河豚雖然味美可口，本身卻是有毒的，每到河豚上市的季节，就有許多人因為吃了河豚而喪失了生命，因此當地的人是又喜歡吃河豚又怕吃河豚的，人們常想：「如果有一天能够安心的吃河豚，不知是多麼幸福的事啊！」，藤野美智那時候也想：「如果在這風景絕佳的地方開一家專門料理河豚的店，聘請有經驗的師傅來割烹河豚，不也是對地方上的一大貢獻嗎？」於是明治五年（一八七二年），她把原先的醫院改裝成了專門做河豚料理的菜館，十六年以後，她經營的河豚料理店因為料理得法，吃的人不致於中毒而死而取得了日本第一張河豚料理公共許可證明書。

當時正是日本明治維新的變動期，薩長土肥一帶的浪人和武士們頻頻往來於馬關門司之間，因為馬關與門司之間的關門海峽是九州通往本州的必經之地，特別是以伊藤博文為領袖的長州藩的山縣浪人和豪士們的活動範圍正在這一帶，因此藤野美智經營的河豚店也就成了伊藤博文等人經常出現的地方。伊藤博文自號春畝，有

一天他望着關門海峽之間來來往往的點點漁帆，於是正式給這個店取了一個名字，叫做春帆樓。

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春帆樓一夜之間成了全世界各方注意的焦點，原因是這天李鴻章代表清朝皇帝到了馬關，為中日之間甲午戰爭失敗了的清政府來此和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舉行和談會議，地點正是伊藤博文所指定的春帆樓。

四月十七日，上午。在一連串的屈辱與折衝下，就在這裏，李鴻章含悲地簽下了「馬關條約」。

不知道戰爭的小孩

是偶然？或是歷史上的不可思議的緣呢？今年我去春帆樓的時間是四月十七日（星期二），正是八十四年以前李鴻章在春帆樓簽定馬關條約的同一天，也並不是故意選定這天去春帆樓做什麼懷古悠思的，其實祇爲了我的一個學生約我去他家玩，他家住在下關附近的一個島上，剛好星期二我沒課，所以就去了。

一路上我想到的是馬關，所有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的馬關。

第一次知道馬關當然是歷史教科書上的馬關條約，第二次的印象卻是郁達夫的
一幅字，這幅字是我的朋友吳治樞在中興大學中文系當助教的時候掛在他牆上的，
上面是郁達夫於丙子年（一九三六年）的一首詩，詩是：

却望雲仙似蔣山，澄波如夢有明灣

逢人怕問前程驛，一水東航是馬關

後來吳治樞離開了中興回香港做生意去了，臨別以前他把郁達夫的這幅字送了
給我，如今回想起來也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而這首詩的內容卻一直到三年以前我
的朋友莊伯和來日本，我和他從長崎經過雲仙、有明海的時候才真正的有了些瞭
解。雲仙是長崎有名的溫泉鄉，那裏的霧冰和那裏的溫泉同樣有名，霧冰是冬天的
雪包在樹枝上而不溶化，形成滿樹的冰花。至於雲仙像不像蔣山，我不知道，但是
雲仙底下的有明海卻真的是晴空萬里，澄波如夢的。四十三年以前的飄雪的冬天，
郁達夫一個人從長崎乘船經雲仙，過有明海而到馬關，那時候他是一種怎麼樣的心
情呢？「丙子冬日」是一九三六年的冬天，這時候正是日本侵華戰爭的黑幕已經掀
起的時候，本年冬天日本在華北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而「丙子冬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發生，第二年的七月七日蘆溝橋事件，中日正式燃起了八年戰爭的火焰。郁達夫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所以才「逢人怕問前程驛」的吧？

車子經過八幡，小倉，到了門司，門司的隔海對面就是下關了，下關門司之間的關門海峽也就是當年李鴻章經過的馬關海峽，這片澄澈的海面上曾經是山口縣的浪人志士和九州男兒風雲際會的接觸點，倒幕府，創維新，以及富國強兵以後的征韓征清，都是和這個地方有極密切的關係。如今的海峽底下是關門鐵道海底隧道，隧道分上下兩條，海底的部份是一千一百四十公尺長，這兩條隧道是日本動員三百四十七萬人，以八年的時間完成的。橫跨海峽上面的是五年以前完成的關門大橋，橋長一千六十八公尺，中央支間七百十二公尺，距海面六十一公尺，是一條六線車道的大橋，全部工程費用是一百四十億日圓。我們的車子在關門大橋橋下的海邊停了一回，海中有點點的帆船，一羣長髮、赤膊的年輕人在帆船上彈着吉他唱歌，歌是一支很熟悉的歌，所有的日本戰後的青年學生都喜愛的那支歌：

戰爭結束了以後，我們才出生，

在不知道戰爭是什麼的環境下，我們長大。

.....
希望你們記住我們的名字，

我們叫做不知道戰爭的小孩。

.....

三百年前的生死比劍場——巖流島

車子到下關之後，我們沒有直接去春帆樓，因為在車子上，學生忽然問我：

『王老師知不知道宮本武藏？』

『知道啊！我還看過三船敏郎和鶴田浩二演的電影呢！』

『那您一定知道他們決鬥的巖流島了，那個島就在這附近，您知道嗎？我就是巖流島附近的人。』

就這樣，我們決定先去巖流島了。

巖流島在關門海峽中彥島的東方，是一個很小很小的孤島，總面積不到一平方公里，這個島原先是誰也不知道的海中孤島，因為一六一二年宮本武藏和佐佐木小

次郎在這裏比劍而出了名，這個小島原叫船島，後來因為佐佐木小次郎死在這裏，小次郎原名巖流，所以後來改稱巖流島。

儘管宮本武藏在此比劍已經是三百多年以前的事了，可是今天的巖流島似乎依然是當年沒人理會的海中孤島，除了小島北方的那個二十公尺高的小丘上的燈塔多少代表着一點現代意味以外，所有的似乎仍是三百年前的樣子吧！寒風呼呼地吹着島上的古老松樹，長年受風吹雨打的松樹傾斜着，像一羣彎腰駝背的老人，在古老的松林之間，有佐佐木巖流的墓碑，碑文已模糊不可讀，據說佐佐木小次郎死在宮本武藏的刀下，就在此處，一塊塊紅色的砂岩，據說是佐佐木巖流含冤的血蹟所化。

『佐佐木小次郎為什麼要選擇這麼個地方和宮本武藏決鬪呢？』我問我的學生。

『真正的原因誰也不知道，據說是因為佐佐木巖流是這附近的人的緣故，也有人說佐佐木自知必死，所以選擇這個無名的孤島做自己的埋骨之地，但是您知道，佐佐木本來是未必會輸的。』